

他是大收藏家,还是顶级票友

张伯驹与京剧的传奇故事

演营业戏。

余叔岩的舞台生涯虽然时间不长,但他在京剧老生界留下了久远的影。他在十年间所演的剧目角色,很多都成为后学的典范,成了传世之作,他与梅兰芳合作的《游龙戏凤》《打渔杀家》更成为旷代绝唱。他与梅兰芳、杨小楼等人的合作,对京剧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典范作用。

张伯驹拜余叔岩为师之后,学习是十分认真刻苦的,余叔岩也是真心实意地教他,并且毫无保留。讲到这里,人们不禁要问,当年余叔岩花了大钱,托了人情,拜谭鑫培为师,只学了一出《太平桥》和一出《失街亭》的王平。而后来被称为余派传人的孟小冬、李少春拜余之后,也不过学到几出戏而已,何以余叔岩对张伯驹如此无私,倾囊相授呢?这里当然有两个原因,一是张伯驹是盐业银行的大股东,余叔岩把自己的钱就存在盐业银行里,可得厚利,也无后顾之忧;同时,余叔岩也知道,张伯驹学戏并不是为了去当演员,不是为了下海挣钱,而完全是一种个人爱好。余叔岩不必顾虑张伯驹去抢他的饭碗,所以把自己的真功夫悉数教给了张伯驹。

念白弥补唱功缺

张伯驹不仅学戏,更勇于实践,热心于舞台表演。张伯驹演戏多为堂会戏。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四大名旦及裘桂仙、郝寿臣、侯喜瑞、杨小楼、郭春山、萧长华、姜妙香都曾与他合作,留下了梨园佳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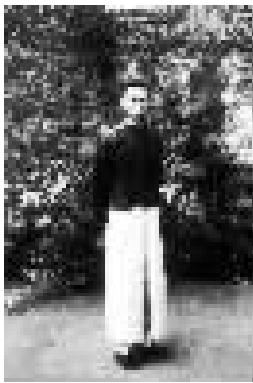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,张伯驹的嗓音条件并不好,近似“云遮月”——这是对老生的圆润而较含蓄的嗓音的一种比喻。这种嗓音,开始听来似觉干涩,以后愈唱愈觉嘹亮动听,使人感到意味醇厚,潜力无穷,是长期锻炼而形成的一种优美音质。谭鑫培、余叔岩的嗓音都属于这一类型。张伯驹的嗓音虽然近似“云遮月”,但发出来的声音穿透力不够,往往只有前面几排能听得清楚,后面的人只能听个大概了,所以大家取笑他为“电影张”——因为那时的电影都是没声音的。这不是靠后天的努力就能唱得响亮的,而是和遗传天赋分不开的,在这方面张伯驹要稍逊一些。但是,戏剧行话有“千斤念白四两唱”之说,张伯驹的念白相对弥补了唱功的欠缺,念起来抑扬顿挫,口白清晰,别有情韵。

梅张合演《八蜡庙》

这里所说的梅,是指梅兰芳,张是张伯驹。他们曾合演



余叔岩(左,饰杨延昭)、张伯驹(右,饰杨延辉)演出《四郎探母》。(本版均为资料图片)



38岁时的张伯驹



晚年的张伯驹

并亮相于舞台,成为京剧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1931年,为推动京剧事业的发展,张伯驹约请余叔岩和梅兰芳合作,发起成立“北平国剧学会”(北京时称北平),当年11月,学会在虎坊桥成立。

成立典礼之夜,北平国剧学会上演《八蜡庙》招待来宾,以壮声势。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呢?因为这出戏武打演员阵容强大,其他角色也很多,特别是开打部分甚为精彩,符合成立大会所需要的热闹、圆满的氛围。这出戏的剧情是:淮安招贤镇土豪费德功仗有锋利无比的宝剑和触人即死的毒药箭,无恶不作、独霸一方。黄天霸、朱光祖等好汉意欲除之,便与米龙、窦虎游八蜡庙。费德功恰好也游八蜡庙,见梁兰英貌美,便杀死了丫环,抢回家中逼婚。兰英不从,被乱棍打死。金大力路遇兰英仆人,得知此事,遂引见施世纶、褚彪,定计与黄天霸之妻张桂兰及贺仁杰乔装改扮,经费德功门前诱之,费又将桂兰抢走。桂兰盗得费之宝剑。黄天霸、朱光祖与费德功激战。黄天霸夫妇被擒,旋又被关泰、金大力所救,终于擒拿了费德功。整个剧情复杂而又热闹,演起来很吸引观众。

这天出场的有:梅兰芳戴髯口饰演老武生褚彪。演前,梅氏还用髯口多次,此戏为他演戏戴髯口唯一的一次。原定余叔岩饰黄天霸,但那天他患病未愈不能出演,此角便由张伯驹担任。朱桂芳饰费德功,徐兰沅饰关泰,钱宝森饰张桂兰,程继先饰朱光祖,姜妙香饰王栋等,其余角色也都是反串。是日演得热闹非凡,掌声、

叫好声,此起彼伏。舞台上,张伯驹饰演的黄天霸形象果然是年轻英武,身段矫健,大有公子风流潇洒的风度,武功技术也是了得,赢得一阵阵掌声;梅兰芳扮演的老英雄褚彪更是仙风道骨,有蔼然长者形象,银须飘飘,举止儒雅清爽,一言一笑,举手投足好像都有尺度管着,却又有极自然、艺术,正义凛然的神情弥漫于眉宇之间。开打以后,其武打功夫不输青年,一招一式,无不漂亮,在他身上好像有一种让人神魂颠倒的魔幻般的力量。梅兰芳和张伯驹的配合,一老一少,相得益彰,十分传神默契。以至于几十年后,张伯驹仍然记忆犹新,在《红氍纪梦诗注》中写道:

八蜡庙前捉巨奸,亲承圣命下淮安。

于今只剩黄天霸,褚老英雄早化烟。

诗后,张伯驹又注云:“今晚华逝世已十三年,只余黄天霸尚在矣。”这里说的晚华就是梅兰芳。

梨园绝唱《空城计》

张伯驹常为自己的舞台实践创造机会,如在自己家办堂会或到戏园子彩串。张伯驹的票戏生涯中,曾引起京城轰动的一次演出,是为他四十岁生日所办的一场堂会。这场堂会,可谓是中国现代京剧史上一个大事件,也是一件十分有趣、幽默的事儿,所以,我们在这里详细地讲一讲。

1937年正月,正逢张伯驹四十岁,他打算大办一场堂会,一为庆祝,二为乘机露一手,过把戏瘾。前一年,河南发生旱灾,于是这次堂会就以演戏赈灾募捐为名,定在北平隆福寺街的福全馆举办。

在筹备堂会的过程中,张伯驹的一群朋友突发奇想,想邀请余叔岩为他的徒弟张伯驹配戏,彩排一次。张伯驹自然求之不得,可又不愿意开口,于是由别人出面,在一次宴席上提出请余叔岩在《空城计》里,为张伯驹配演王平。

余叔岩为张伯驹说戏,但没有陪他同台演出的意思,更何况要当配角呢?可又不好当面驳人家的面子,只好指着在座的杨小楼说,只要杨老板同意来个马谲,我这里没问题。其实,余叔岩知道杨小楼不会唱马谲,所以故意借杨小楼之口来拒绝。谁知,杨小楼虽是武生,却最愿意唱文角,这马谲虽然是个架子花(副净,又称架子花脸,以工架念白做功、造型表演为主),不折不扣是个文派人物,在张伯驹朋友的怂恿下,他居然答应了。这一下,余叔岩中了自己的圈套,就无法推托了,只得答应出场。

余叔岩、杨小楼答应后,张伯驹又趁机邀请了王凤卿扮赵云,程继先扮马岱。于是,这场堂会终于在隆福寺街的福全馆开演了。

这场堂会戏大轴为《空城计》,张伯驹饰主角诸葛亮,配角是一色的大腕儿,除了余叔岩饰王平,杨小楼饰马谲,王凤卿饰赵云,程继先饰马岱以外,陈香雪饰司马懿,杨宝森饰张郃。

这些人都是戏剧界中出类拔萃的人物,而同一台同在一戏内充配角,真可算是票友界中的豪举,史无前例。

消息一传出,轰动九城。北方的张氏好友纷纷送礼拜贺,远在津沪的戏迷也专程来北平,都为的是听这出戏。这一天,福全馆中,人山人海,盛况空前。

内行的人都知道张伯驹嗓音欠佳,大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这些名重一时的名角硬配上。不过,因为他是今天的寿星,没有他哪有这场好戏看呀!于是,张伯驹一出场,大家也就有意逢迎,鼓起掌声。余叔岩、杨小楼、王凤卿、程继先等四人在“起霸”的一场中也是各逞其能,互不相让,精彩纷呈,令人目不暇接,叹为观止。《空城计》圆满唱完,这出喧宾夺主、空前绝后的大场面,使张伯驹驰名全国,出了“票戏天下第一”的风头。张伯驹也说,这场演出“一时轰动九城,传为美谈,与名伶同台,一般人固不敢当,而我自知不如,却胆大超人,故友人章士钊曾与我开玩笑,作打油曰:坐在头排看空城,不知守城是何人……”继而,演出的剧照、消息、评论遍载北平、天津、上海等地的戏剧画报。一小报载:“此曲只应天上有,人间哪得几回闻。”

对这次轰动京城的演出,张伯驹在《红氍纪梦诗注》中,也写有一首诗:

羽扇纶巾饰卧龙,帐前四将镇威风。惊人一曲空城计,直到高天尺五峰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,张伯驹还出演过《阳平关》,饰演黄忠。1963年在长春又出演过《游龙戏凤》,饰演正德帝。1980年时,张伯驹已年逾八十,仍出演《打渔杀家》,饰萧恩,其扮相之利落矫健,仍不逊于当年。

张伯驹的戏剧实践,虽是票友身份,但仍然是有很大意义的。因为中国戏剧的传承,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一代又一代的演员言传身教,张伯驹学得了余叔岩许多不轻易授人的舞台艺术,又毫无保留地将这些艺术传授给青年演员,这样对于京剧舞台艺术的传承,特别是对余派艺术的传承,是起到一定作用的,而他写的《红氍纪梦诗注》一书,对诸多京剧剧目的身段、唱法,都有详细的记录和说明,是京剧艺术的宝贵资料。

(摘自京报网)

